

意在食外—— 從李衛的謝恩摺看雍正皇帝「克食」

■ 許媛婷

清代歷史上，雍正皇帝（1678-1735，1722年即位）向來被視為最勤奮的一位皇帝。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可能跟他在奏摺裏留下嘔心瀝血、長篇大論的硃批有關。其中，受到雍正賞識、調教及重用的李衛（1688-1738），更是雍正最愛開啓「碎碎念」模式的官員之一。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期間，院藏李衛的奏摺數量便有近700件之多；其中光是請安摺就有100件，其餘奏事摺及謝恩摺計有500餘件，因此留下大量的皇帝硃批。本文打算透過李衛謝恩摺提到的「克食」（即「克什」，滿語音譯Kesi），除了探討以往研究者未明確指出「克食」語彙的界定與轉折點之外，並藉此觀察雍正正在賞賜克食給李衛時，其實正是期待透過手把手的調教，將世人認為粗率狂縱的「朽木」變成他眼中的「巧雕」用心。

從「克食」謝恩摺得到李衛的「八字」

清代官員上奏給皇帝的摺子之中，除了數量最多的「奏事摺」之外，最具有情感成份的奏摺，可能就屬「請安摺」、「遺摺」，或是向皇帝賞賜或寬免表達感謝的「謝恩摺」。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李衛的謝恩摺之中，賞賜的禮物種類雖多，然明確提到「克食」兩字者，經筆者查找後至少有29件，相對來說李衛是獲雍正皇帝多次賞賜克食的一位官員。

在院藏謝賜克食摺之中，與其他官員有時僅簡單寫上「克食」兩字較為不同的是，李衛奏摺在表達感念皇帝克食，多半會刻意將克食的內容物寫入奏摺中，以此向皇帝表明（或是印證）究竟是收到哪些食物。以下章節將進一步探討雍正皇帝究竟會選擇哪些食物作為克食賞賜官員。

李衛雖然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就入

贊（捐納）成為兵部員外郎，算是踏入官場的第一步；然眾所周知，他這一生中最大的貴人就是雍正皇帝，而雍正又是怎麼看待李衛這個人呢？首先，我們可以從雍正元年（1723）十月三日，身為雲南驛鹽道李衛奏謝恩賜御硯的摺子，雍正硃批寫著：「你的聲名出色的好，如此方不負朕之任用也，當始末如一，不可怠縱。朕再不負人之君也。勉之。」（圖1）由於雍正經常在臣下的奏摺直接稱讚或開罵，所以從語氣可以推測他當下對人或事的觀感。上引硃批內容，話裏話外對李衛盡是肯定之意，不難推測他的第一印象應是來自官員間口耳相傳的好名聲。因此，到了同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高其倬（1676-1738）在上摺奏報派驛鹽道李衛清查滇省鹽政事務時，雍正再次毫不掩飾對李衛的欣賞，說他：「李衛是一個出色的，爾等可著實愛惜著用他。」（圖2）

可見雍正登基之初，正是用人之際，對李衛的印象應是正面肯定。

不過，雍正對李衛評價也會隨著外界對他聲名褒貶而調整。根據雍正二年（1724）七月馬會伯（?-1736）〈奏謝恩賜五色扇墜等物〉的摺子中，雍正對馬會伯謝恩內容全然未提，僅僅關心一件事：「朕聞得李衛狂縱，操守亦不如前，果否？一點不可徇私情、恩怨，據實奏聞。隨便奏，不必特使人來。」（圖3）換言之，前幾年李衛還是在雍正皇帝的觀察名單之中，並非全然信任與放心。

直到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七日，出任

浙江巡撫的李衛一份〈奏謝恩賜風羊哈密瓜等物並繳硃批奏摺〉的謝恩摺，雍正向李衛要起「生辰八字」來，才有了更多的信任。摺中提到正月初一日李衛派資摺家人徐起將四份奏摺，以及浙地土產菊花等物進呈給雍正；而在家人回程收到「皇恩頒賜御書福字，並克食、貂皮、荷包、風羊到浙。」其中，李衛寫出克食二字，並與其他賞賜的御書福字、貂皮、荷包及風羊分開敘述，此處「克食」所指為何？本摺雖未明說，但李衛在其他奏摺裏則明確指出乃「天廚珍味」。而李衛除了謝恩，還跟皇帝報告前些時候因陰雨而擔憂農稼收成不佳，又爲了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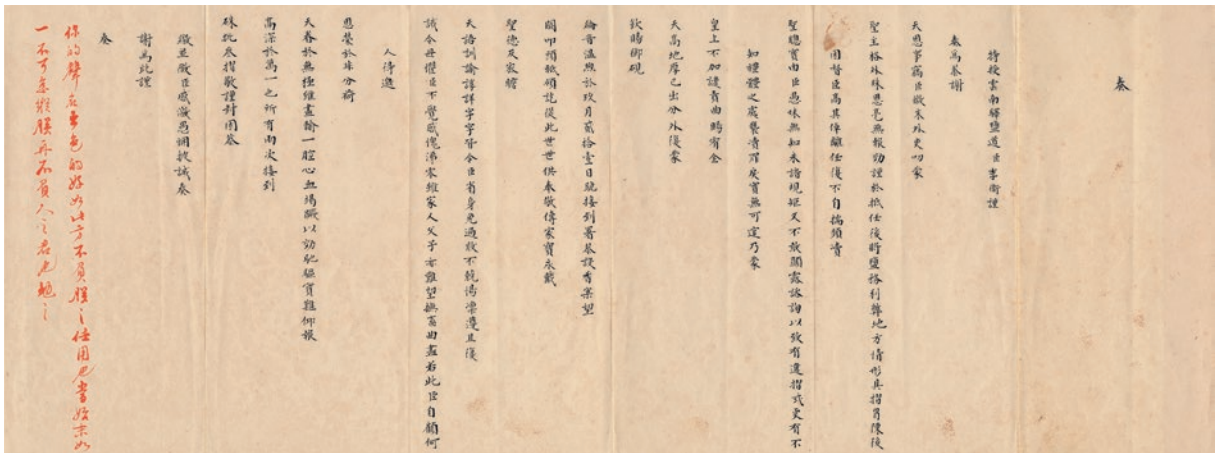


圖 1 清 雲南驛鹽道李衛 〈奏謝恩賜御硯〉 雍正元年 10 月初 3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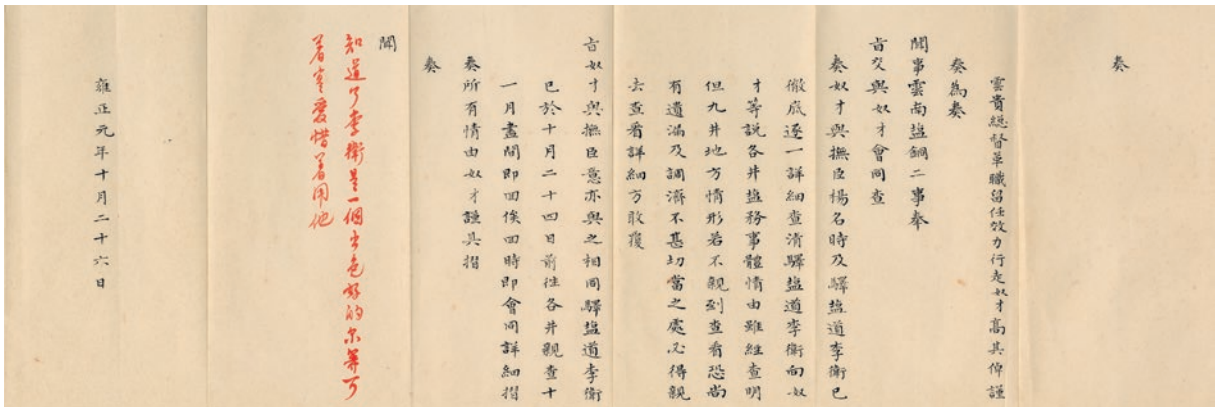


圖 2 清 雲貴總督高其倬 〈奏報已派驛鹽道李衛清查滇省各井鹽事務〉 雍正元年 10 月 26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9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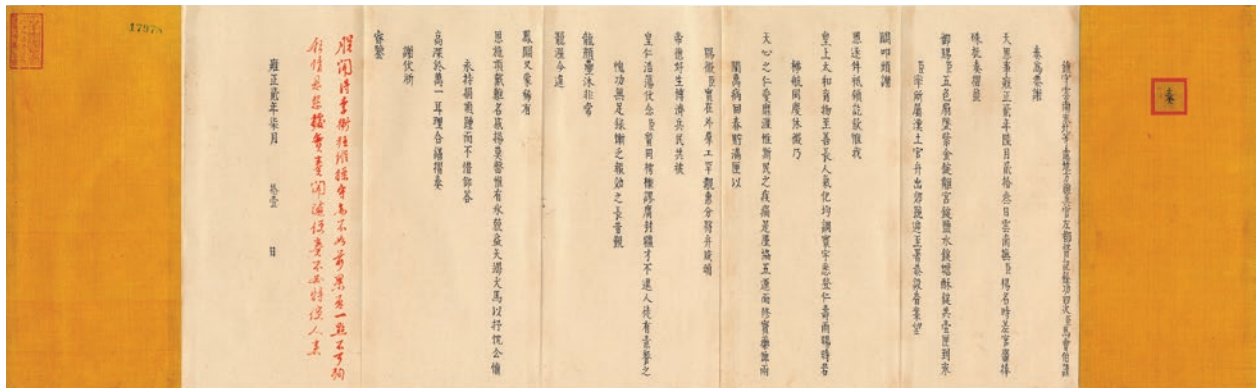


圖3 清 鎮守雲南永北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馬會伯 〈奏謝恩賜五色圓璧等物〉 雍正2年7月11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21180

洋商船被劫一事而氣到吐血。雍正細語寬慰：「凡遇不遂，只以敬誠、省過、懺悔處之，若急躁乃後天血器（氣），何益之有，切計（記）之。」又說：「著實用心調理。」最後看到李衛說感念聖上的關懷欲以圖報，於是雍正寫道：「將你八字隨便寫來，朕看。」（圖4）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李衛果然在〈奏陳安定聞訛言恐被官兵捉拿受驚嚇遷移之錢塘縣居民並令其各回生業〉摺中，老老實實回覆他的生辰是「戊辰年正月初一日午時生」，即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一（1688年2月2日）上午11:00~13:00之間，但因未「交春」（即立春，春天第一天），故仍照「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癸丑乙亥壬午為八字」意即李衛雖出生於戊辰龍年正月初一，但或許為了避諱，或為遵循傳統八字命理學以交春後始進入下一個農曆年度，而以丁卯兔年為其生辰年，稱自己生肖屬兔。而從李衛八字的四柱神煞來看，帶有祿神、將星，又有太極貴人、福星貴人等星，算得上是富貴之命。

事實上，雍正皇帝特別索要官員的八字，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除了李衛之外，雍正六年（1727）陝西總督岳鍾琪（1686-1754）也在皇帝

的要求下，提供了幾位武將如馮允中、袁繼蔭、張元佐八字，之後又把副將王剛的八字「癸亥丁巳戊子壬子」告知雍正。雍正隨即在硃批中寫道：「王剛八字，想來是好的。」順道點評了馮允中、袁繼蔭、張元佐、王廷瑞、陳弼等人人格，誠如他硃批所說的：「密奏所擬將官中要用人員，不妨亦將八字送來看看。命運之理雖微，然亦不可全不信。」可見雍正不僅略懂八字命理之學，同時也將其運用在任用官員與調兵遣將事務上。¹

前述李衛謝賜克食一摺，意外地引起雍正索要他的生辰八字，也意外地得以維繫往後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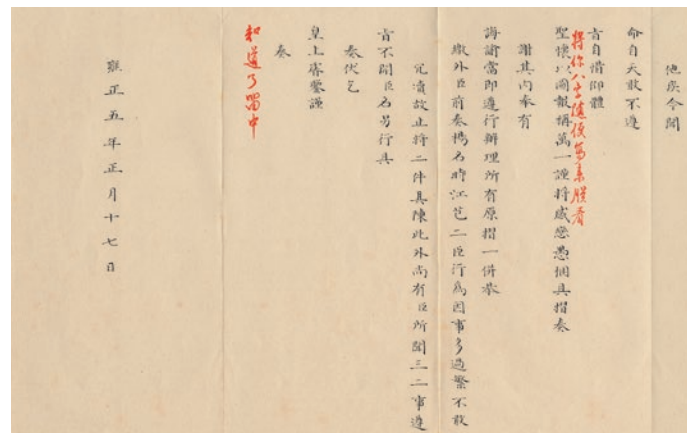


圖4 清 浙江巡撫駐劄杭州李衛 〈奏謝恩賜羊哈密瓜等物並繳批奏摺〉 雍正5年正月17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0743

臣間的長期關係。不知道是源於八字之故，抑或李衛非常感恩雍正的看重。自此之後，李衛辦事越來越勤快，奏摺數量也日益增加，達到相乘效果。

院藏李衛謝賜克食摺的數量 29 件，在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被索要「八字」之前，僅有 1 件；而在雍正五年正月以後，直到十三年八月十日期間，竟有 28 件之多。（表一）按照前後期的克食謝恩摺的數量差異，正反映出雍正皇帝對李衛有越趨重視的情況。為什麼這麼說呢？此牽涉到「克食」這個詞彙對於雍正皇帝而言，不止於表面上的涵義，而是有更深層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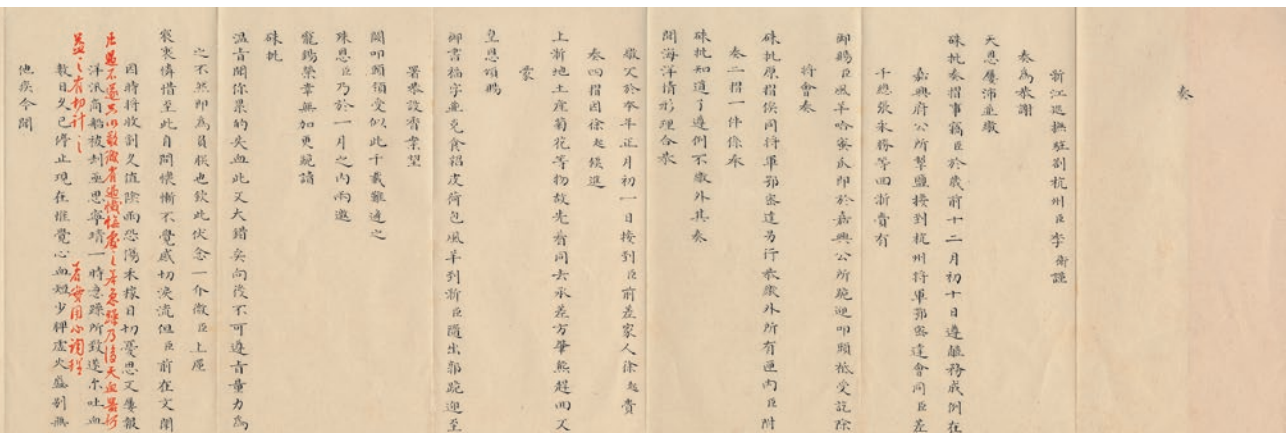
回溯「克食」語彙的淵源與轉變

據查找近十年來研究「克食」語詞的淵源與研究，較具學術性討論有侯皓之〈天子錫福——漫談盛清諸帝賜克食〉（《歷史文物》，2016）、董殊雅〈清代皇家賜克食研究〉（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碩士論文，2017），及許金水〈清初三帝賞賜文化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其中，侯氏與董氏各自就「克食」源自滿語「克什」（Kesi）用法有詳細敘述，兩人都提到滿語音譯「克什」，原為恩澤、恩賞、恩賜

之意，由於源自滿族共食習俗或傳統，又常被寫作「克食」，而被視為與賞賜餅餌等食物有關。

兩人也都引用清乾隆年間郝懿行（1757-1825）《證俗文》引《言鯖》解釋：「上恩頒賜，謂之克什。」其下小字補充「上賜餅餌，皆稱為克食。不知滿洲以恩澤為克什。凡頒賜之物出自上恩者，皆謂之克什，即賜飯一桌及衣服果品皆然，不獨餅餌為克食也。」²也就是說，來自上天、上位者、皇帝，甚至尊貴長者賞賜物品，且不限於食物，都算在「克什」範圍之內。清朝官員的謝恩摺，感謝對象是皇帝，所以這裏「克什」，專指皇帝賞賜的恩澤。

至於許氏則認為：「從眾多史料顯示，尤其是官員的謝恩摺，賞賜『食物』時才伴隨克食詞句出現。」³事實上，或許我們可以從清內務府漢軍鑲黃旗漢姓滿洲旗人的福格（生卒年不詳，活動於道光、咸豐年間）《聽雨叢談》來了解當時的觀點。他說：「克食（音柯施）二字，或作克什，蓋滿漢字諧音書寫，有不必盡同者，如兀術亦作烏珠，厄墨亦作額謨。考清語克什之義，為恩也、賜予也、賞賚也，故恩騎尉曰克什哈番，天恩曰阿布喀克什得。」福格是乾隆朝大學士英廉（1707-1783）的曾孫，



表一 院藏雍正朝李衛謝賜克食摺

| 序號 | 事由 / 統編 | 具奏時間 | 職銜 | 資摺人 | 獲賜克食 | 雍正硃批 |
|----|-------------------------------------|--------------------------------------|----------------------|---------------|---|---|
| 1 | 奏謝恩賜克食寶丹等物 故宮 018400 | 雍正 04 年 08 月 02 日 (1726.08.28) | 浙江巡撫 | 把總 吳國泰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蒙皇上恩賜克食、寶丹各一黃匣。 | 知道了。 |
| 2 | 奏謝恩賜風羊哈密瓜等物並繳硃批奏摺 故宮 010743 | 雍正 05 年 01 月 17 日 (1727.02.07) | 浙江巡撫 駐劄杭州 | 家人徐起 承差方肇熊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年正月初一日蒙皇恩頒賜御書福字，並克食、貂皮、荷包、風羊到浙。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凡遇不遂，只以敬誠、省過、懺悔處之，若急躁乃後天血器，何益之有，切計（記）之。 著實用心調理。 將你八字隨便寫來，朕看。 知道了。留中。 |
| 3 | 奏謝恩賜克食風羊並與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和衷共事 故宮 010747 | 雍正 05 年 02 月 17 日 (1727.03.09) | 浙江巡撫 駐劄杭州 | 把總 吳國泰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月十八日自京捧回皇上恩賞克食風羊。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覽卿奏謝，知道了。 此人（王國棟）甚好，封疆之器也。因此任乃創始緊要之任，尙屬委曲，用他可共勉爲之。 非朕信汝，乃你自欲取信於朕也。朕待諸臣再不預橫主見。 覽。 聞此人不妥，因欲去他，故有前問。 |
| 4 | 奏謝恩賜御書福字摺 故宮 019276 | 雍正 06 年 01 月 19 日 (1728.02.28)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田應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月十一日自京捧回摺匣復蒙欽賜御書福字一軸，黃緞對子荷包，克食珍品等物到杭。 | 覽卿奏謝，知道了。 |
| 5 | 奏謝蒙特賜新製玻璃黃白寶瓶二座等並呈繳御批 故宮 010816 | 雍正 06 年 08 月 24 日 (1728.09.27)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千總 劉朝用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十二日自京賚捧發回原奏摺匣並欽頒恩賞到杭。荷蒙特賜新製玻璃黃白寶瓶二座，上用克食三盒。（獨先嘗天廚各品之珍饈）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覽卿奏謝矣。再謝恩當另具摺奏。 亦當另摺奏者。 覽 此等小過，不但置之不問，朕尙不知。 |
| 6 | 奏謝恩賜克食二匣 故宮 019280 | 雍正 06 年 09 月 25 日 (1728.10.27)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二十七日蒙皇上頒賞克食二匣，月餅一盒，羊脂八方，到浙之日，新鮮如常。 九月十六日蒙皇上頒賞人參四觔，柿霜一匣。 | 覽卿奏謝矣。 |
| 7 | 奏謝恩賜御書福字全副 故宮 019282 | 雍正 07 年 01 月 22 日 (1729.02.19)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孫德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蒙賞臣御書福字，全副大紅朝珠一匣，紫貂三十張，平安丸藥千粒，文雉、鹿肉、魯魚一包，皆外省罕靚佳物；黃匣中又有恩賞臣內府所製荷包一對；又於二十日蒙皇上頒賞克食元宵、哈密瓜。 | 覽卿奏謝矣。 |

作者製表

| 序號 | 事由 / 統編 | 具奏時間 | 職銜 | 賚摺人 | 獲賜克食 | 雍正硃批 |
|----|--------------------------------|--------------------------------------|----------------------|-------------------|---|---|
| 8 | 奏謝恩賜克食等物摺 故宮 017923 | 雍正 08 年 01 月 17 日 (1730.03.05)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標員 吳世祿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月初八日自京捧回蒙欽賜各種克食及鹿肉、鮮魚等項一大包到杭。(且欽賞克食多種皆出自盛京遠地製成上用嘉饈，他人所目睹未能者，臣得一一親嘗，遍識天廚美味。) 本月十六日又蒙皇上賜臣風羊、鹿尾等項珍品。 | 覽卿奏謝矣。 |
| 9 | 奏謝恩賜玉硯等物摺 故宮 010859 | 雍正 08 年 02 月 25 日 (1730.04.12)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田應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啓視頒到黃匣內貯綠端玉硯、西洋法瑯香盒、火鐮包全副，俱係上用珍器，堅凝細潤、華美精工，什襲收藏，奉為世寶。又蒙恩賞克食四種，臣得逐一親嘗。其喀爾沁熏豬之味，十倍於浙地蘭谿所產，似此遠域難得之物，非沐天恩，何由適口。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養之一字不在動靜。能養，動亦養；不能養，靜亦非養。養保之理，惟祈感上天神明許賜一。是字參性而非養也，非以愛己之私心，仗人力推算之所能者，但量力而為之，一切不努力之一字，則仰賴天神之賜也。朕從來只知聽順上天意指而遵由，總不預立意見於中也，不必為朕繫念。 覽卿奏謝矣。 |
| 10 | 奏謝恩賜袍褂摺 故宮 017924 | 雍正 08 年 03 月 29 日 (1730.05.15)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撫標外委 把總 吳世祿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二十六日自京賚捧御批原奏摺及奉皇上恩賞箱盒到杭。欽賜臣珍珠裘袍褂二襲皆聖躬服御之袞衣，又賞臣乳酥克食兩匣，悉天廚上用之珍品。 | 覽卿奏謝矣。 |
| 11 | 奏謝恩賜克食一盒摺 故宮 010871 | 雍正 08 年 04 月 15 日 (1730.05.31)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田應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自京捧回皇上恩賞克食一盒併喀爾沁熏豬到杭。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朕實未為慶雲，亦令廷臣不必聲張也，次日即霽甘霖，此朕之真祥瑞也，但預兆前一日略奇些。 覽卿奏謝矣。 |
| 12 | 奏謝恩賜香珠寶丹摺 故宮 017925 | 雍正 08 年 05 月 22 日 (1730.07.06)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田應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五月二十一日自京捧回皇上欽賞臣香珠寶丹各種難得克食到杭。 | 覽。 |
| 13 | 奏謝恩賜御製屯絹摺 故宮 017927 | 雍正 08 年 09 月 06 日 (1730.10.17)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差弁田應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初四日自京捧回欽賞各種克食、中秋鮮菓五匣，尙方珍品，錫賚弘多。 | 覽卿奏謝矣。 |
| 14 | 恭謝天恩欽賜克食以及野味珍品等物品 故宮 019230 | 雍正 09 年 02 月 20 日 (1731.03.27)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黃文達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正月十二日自京捧回皇上欽賜臣各種克食，以及盛京遠來難得野味多品，又賞臣上用元宵一匣。復於奏摺黃匣之中，頒賜內府繡製荷包二圓，裝盛諸色吉慶珍寶二十八件。 | 覽卿奏謝矣。 |

續表一 院藏雍正朝李衛謝賜克食摺

| 序號 | 事由 / 統編 | 具奏時間 | 職銜 | 資摺人 | 獲賜克食 | 雍正硃批 |
|----|------------------------------------|--------------------------------------|----------------------|---------------------------------------|--|--------|
| 15 | 奏為恭謝天恩 欽賜克食鮮果 事 故宮 019232 | 雍正 09 年 09 月 01 日 (1731.10.01)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二十四日自京捧回皇上欽賜臣克食一盒，鮮果一簍到杭。（嘗克食而恩來） | 覽卿奏謝矣。 |
| 16 | 奏謝恩賞哈密 瓜等物摺 故宮 019234 | 雍正 09 年 10 月 22 日 (1731.11.21) | 浙江總督 管巡撫事 駐劄杭州 | 外委把總 魯旭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月初七日自京捧回蒙賞賜頭水哈密瓜、新鮮菓品、克食各種。 | 覽卿奏謝矣。 |
| 17 | 奏謝恩賜克食 故宮 019540 | 雍正 11 年 09 月 03 日 (1733.10.10)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差員牛朝棟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二十一日自京捧回欽賜臣克食鮮菓三種。 | |
| 18 | 奏謝恩賜克食 一盒等物摺 故宮 019547 | 雍正 11 年 09 月 26 日 (1733.11.02)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弁員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月二十五日自京捧回皇上欽賞臣克食菓品一匣到保。 | 覽。 |
| 19 | 奏謝恩賜御書 福字等物 故宮 019546 | 雍正 11 年 12 月 20 日 (1734.01.24)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資摺差員 劉一彪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十九日自京捧回欽賜臣御書福字，內造荷包盛有多寶繡兆嘉祥，又蒙頒賞克食各種到。 | 覽卿奏謝矣。 |
| 20 | 奏謝恩賜蜜浸 鮮荔枝等物 故宮 019460 | 雍正 12 年 08 月 20 日 (1734.09.17)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李文輝 / 外委千總郎 之才 / 把總牛朝棟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初八日捧回御賜臣蜜浸鮮荔枝一瓶……又蒙皇上特賞臣克食各種、上品月餅一匣、白石榴綠葡萄一簍……中秋日捧回欽賞御用鮮棗一簍。 | 覽奏謝矣。 |
| 21 | 奏謝恩賜克食 故宮 019463 | 雍正 12 年 09 月 09 日 (1734.10.05)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李文輝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月初五日恭捧皇上欽賞御用克食一匣到保。（蒙特賜上品克食） | 覽奏謝矣。 |
| 22 | 奏謝恩賜御書 福字 故宮 019464 | 雍正 12 年 12 月 26 日 (1735.01.19)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劉一彪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京捧回皇上欽賞御書福字，上用克食，各種鮮菓珍味多品到。 又蒙特賜內造平安如意繡字荷包金銀八寶。 | 覽卿奏謝矣。 |
| 23 | 奏謝恩賜 克食摺 故宮 019466 | 雍正 13 年 02 月 02 日 (1735.02.24)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郎之才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新正十八日荷蒙皇上頒賜元宵；二十八日又自京捧回欽賞臣御用品克食一盒。（伏念天廚玉食，人間難以倖邀） | 覽奏謝矣。 |
| 24 | 奏謝舉家深受 皇恩事 故宮 019468 | 雍正 13 年 02 月 24 日 (1735.03.18)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每日數次賞賜克食，品物有加偏嘗珍味。 欽蒙皇上恩賞人參四觔之多，實外邊萬難購得原枝者。 又荷恩賞上用西洋法瑯寶盒內盛各種珍物，親諭令臣隨帶備用。 | 覽卿奏謝矣。 |

作者製表

| 序號 | 事由 / 統編 | 具奏時間 | 職銜 | 資摺人 | 獲賜克食 | 雍正硃批 |
|----|--------------------------|---------------------------------------|-------------------|-----------|---|---|
| 25 | 奏謝恩賜克食 故宮 019427 | 雍正 13 年 03 月 10 日 (1735.04.02)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千總 劉一彪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蒙欽賞上用克食一盒於二十七日資捧到保。(永覺禪師超盛來保)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覽卿奏謝矣。 若自不能具悟眼，何以知其高超，若用見解二字，可謂謗超盛也。 未必。 好。 覽。此本分事，應著實留心參究。 |
| 26 | 奏謝恩賜克食 故宮 019428 | 雍正 13 年 03 月 21 日 (1735.04.13)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李文輝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十五日自京捧回欽賜克食二種，並蒙恩旨宣示俱係遠方進貢珍物。(禪師超盛到保)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悟眼亦具不得知見，無見方是。 遲了何用，此半年功夫。 覽。 |
| 27 | 奏謝恩賜克食 故宮 019469 | 雍正 13 年 04 月 06 日 (1735.04.28)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千總 劉一彪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二十五日自京資捧欽賞臣上品克食到保。(御用珍貴之品) | 覽奏謝矣。 |
| 28 | 奏謝恩賜克食 摺 故宮 019472 | 雍正 13 年閏 04 月 27 日 (1735.06.17)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把總 李文輝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閏四月十三日自京捧回蒙欽賜臣克食到保。(尙有新鮮香橙、蜜梨) | 覽卿奏謝矣。 |
| 29 | 奏謝恩賜克食 摺 故宮 019477 | 雍正 13 年 08 月 10 日 (1735.09.25) | 直隸總督 駐劄 保定府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本月初七日蒙欽賞克食四盒(尙方鮮果佳品) | 覽卿奏謝矣。 |

家族隸屬於內務府漢軍鑲黃旗。福格不但熟知內務府漢軍制度，又喜考證掌故。福格認為時人對「克食」的誤用在於：「近人泥於食字，誤克食為尚膳，嘗見大臣志傳中，曰賜克食幾次，是疊書滿漢賜賜兩字，殊費解也。」⁴換句話說，「克食」已經具備「賞賜」的涵意，且「食」乃「什」字諧音，並非專指食物。然官員們可能不熟悉源自滿語，故常寫成「賜克食」，實則「賜」字為多餘之字；又誤以為賞賜的食物稱為「克食」，所以福格在此點出官員書寫時常有滿、漢文體雜用情況。他並建議所賜若為皇帝的御膳佳餚，則可以寫作「某月日蒙克什御膳若干品」，才不致讓人產生誤會。

福格特別指出這種情況，顯然由來已久。因為早在康雍年間，滿、漢人官員就將「克

食」視為御膳，把皇帝恩賜的御膳食物寫成「賜克食」。侯皓之文中同樣提到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約1645-1708)滿文奏摺〈奏報西洋人情摺〉，赫世亨問教廷使節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705年來華)：「昨爾喜食皇上所賜克食？時爾言前食粟無味，今蒙賞食克食，頗有胃口等語。是以皇上諭三阿哥曰：著照前賞送給克食，欽此。」到了六月初一日，赫世亨又提到(〈進書并賜西洋人克食摺〉)：「本月初二日，將三阿哥轉交克食送與多羅。多羅跪迎，看視克食畢，言：皇上矜念我多羅病，屢命阿哥轉賜諸色天廚珍味，使多羅我每日換食珍饈。」⁵由上述對話，上至康熙皇帝(1654-1722, 1661年即位)，下至滿人官員，已將「克食」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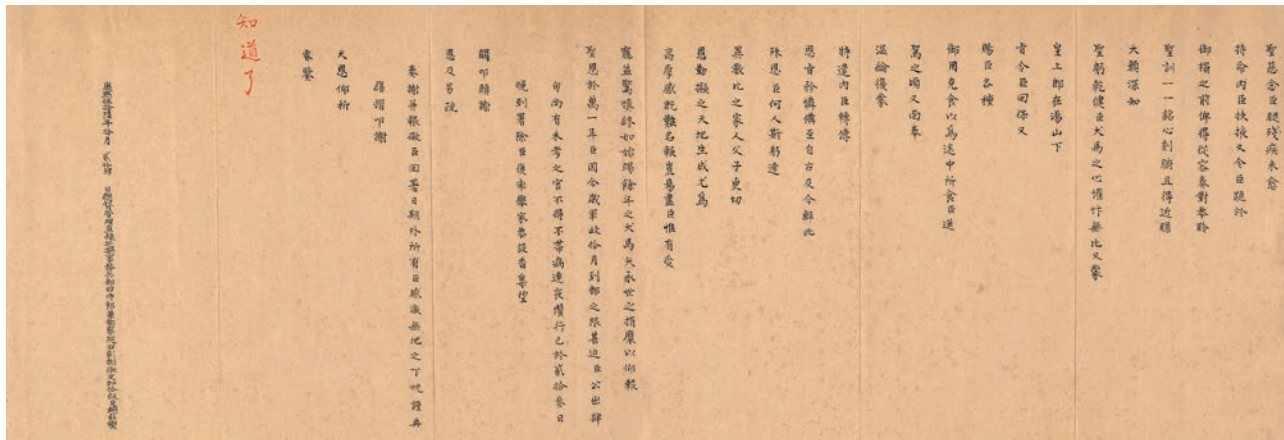


圖 5 清 直隸總督管理巡撫事務趙弘燮 《奏謝恩賜御用克食及接駕後多次召見訓示並回署日期》 康熙 56 年 10 月 24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0451

御膳食物。

此外，康熙五十六年（1717）直隸總督趙弘燮（1656-1722）請安摺，也描寫康熙皇帝「日賜克食貳次，悉從御膳分頒；更傳優旨，單賜微臣種種天廚至味。臣得嘗所未嘗。」（圖 5）趙弘燮更明確指出「克食」乃是皇帝命人將御膳美食分頒而來，或許康熙欲透過美食傳達「君臣同食共享」的用意。

至於雍正皇帝賞賜克食給鑲藍旗名臣鄂爾泰（1677-1745）故事更是經常被研究者當成範例來討論。就連鄂爾泰自己，也是將此事當成家族裏的傳誦佳話。據《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由其子鄂實、鄂容安、鄂珩整理）記載：

（雍正五年）十二月，奏謝萬壽宴親嘗克食，御筵果餌、鹿、羊等物。十二月十三日奏，為恭謝聖恩。事略。曰：初二日，家人齎捧頒賜親嘗克食一盒，御筵果餌、鹿尾、鹿舌共三匣，哈密瓜四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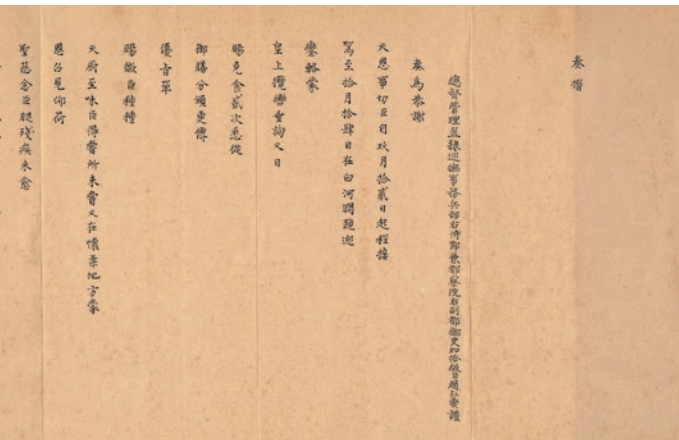
雍正皇帝硃批：「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壽懇請備宴，朕勉從之。此日微雪，一堂和氣喜溢宮院。念卿在遠省，未得入

座，特留數種朕親嘗食物寄來卿食，此如同君臣對面會宴也。特諭欽此。」⁶

院藏正好有此一原摺，可與《年譜》互為比對，文字雖稍有出入，然大致無誤。

按鄂爾泰所稱，雍正皇帝將他五十大壽宴席食物：親嘗克食一盒，內有御筵果餌、鹿尾及鹿舌三匣，以及哈密瓜四個命人送去他家。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食物是指雍正皇帝親自嘗過，還是泛指御膳美食，但不管如何，這裏所稱「克食」，已是「御膳」無疑。

雍正為何要費心將壽宴美食，讓人千里迢迢送去給遠在雲南的鄂爾泰？顯然是想要藉此動之以情，表達雖然未能與你面對面吃飯，但仍然惦記你，朕吃什麼，也不會忘了你的一份。用美食跟下屬搏感情，最能切中人心，一方面表達皇帝關懷之情，另一方面則透過賜克食宣示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從奏摺中鄂爾泰回覆，他確實感受到皇帝心思，回道：「鄂爾泰有生之年，或敢一時一念忘我慈父，定當永墮輪迴，並不得與恒河沙數矣。」此話一出，正是雍正皇帝期盼的回應。所以雍正接著寫下：「朕若負如此公忠大臣，乃朕福盡，亦應如是



願。但我君臣無可言說，為期始終共勉此耳。」以此與鄂爾泰效忠互為交心，又表示君臣一體，是彼此都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圖6）

到了乾嘉（1736-1820）兩朝之後，「克食」被視為御膳食物已是常態。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描述上元節在圓明園筵燕外藩時，舉凡皇帝賜座，或侍衛送酒、克食到使臣面前，都要行一跪一叩之禮：「賜坐時，行一跪一叩禮，侍衛行酒至前，及特賜克食，行禮亦如是。」⁷就連官方文書都用「賜克食」表示皇帝恩賜膳食之舉，顯到清末已是習慣用法。雖然清

末學者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曾想要重新導正這個觀念，他說：「世言上賜餅餌，皆曰克食。……俗專以餅餌為克食者誤。」然或許受到書寫方式影響，使得「克食」雖源自滿語「克什」諧音而來，但自康熙朝後期就已從「上恩頒賜」本意，轉化成「賞賜御膳」之意。

負責「克食」的管理機構與人員

克食（克什）既然源自滿語，加上滿族為狩獵民族，歷來征戰後多以狩來的鹿、牛、羊賜給部屬及族人，與宰牛、羊以設大宴的風俗。因此，食物成為賞賜禮物之一是滿族傳統，然「克食」這項工作是否有專門機構或專人負責呢？

據清雍正二年（1724）刊印《大清會典》卷二三二〈內務府·慶豐司·內管領〉記載：「凡監造克食，雍正二年定。每年派內管領、內副管領各一員管理。」⁸（圖7）內務府設置最早追溯到順治之初，負責掌管皇室財用出入及祭祀、宴饗、衣服、賜予等事宜；順治十一年（1657），內務府被裁撤，改成十三衙門；然到了順治十八年（1661），又恢復「內務府」，下設廣儲司、會計司、掌儀司、都虞司、慎刑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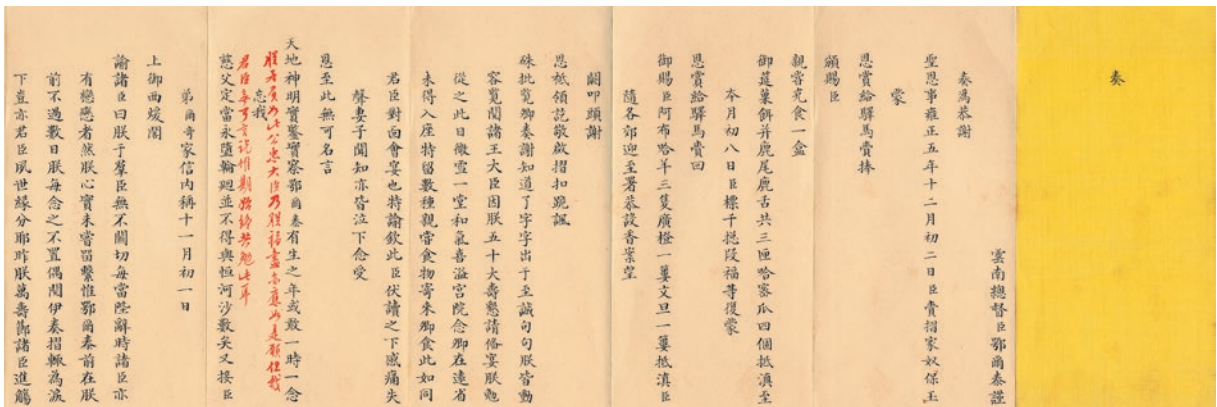


圖6 清 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謝恩賜克食一盒摺〉局部 雍正5年12月13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9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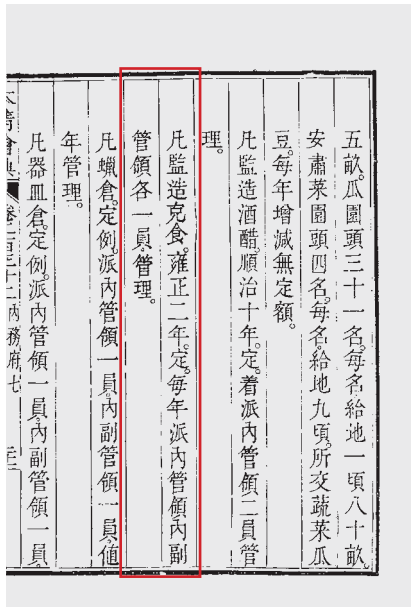


圖 7 清《大清會典》卷 232 〈內務府七·慶豐司·內管領〉 清雍正年間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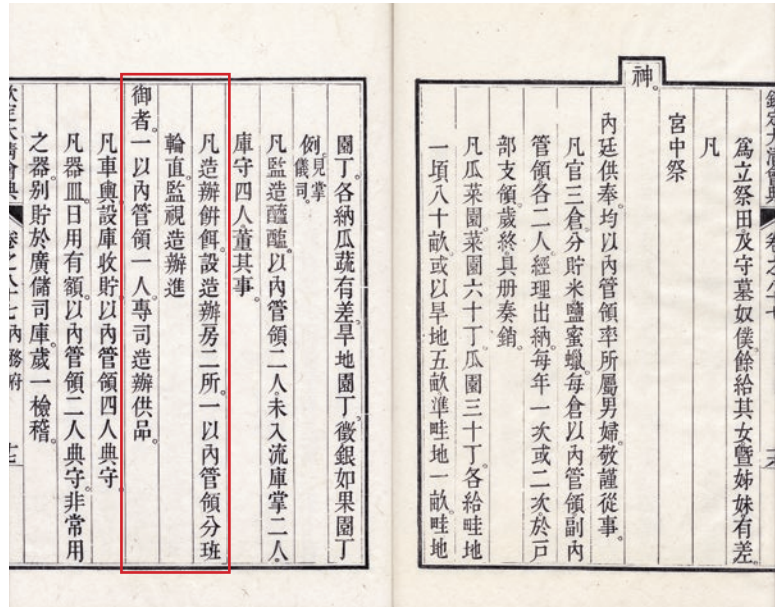


圖 8 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卷 87 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35117

營造司、織染局等各司局。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設慶豐司，負責牧養牛、羊事宜。其中，內務府的「慶豐司」下有「內管領」單位，設有「內管領、內副管領」職位，負責「管理承應供用等事；凡內廷灑掃糊飾，俱屬該處管理。」⁹

意即雍正二年設「內管領、內副管領各一人」，負責監造克食、管理及派發克食等事宜；而此職位隸屬內務府慶豐司之下，且位列茶庫及監造酒醋之後，顯跟膳食有關。由於順治、康熙兩朝並未見到此職務，而是雍正朝以後才明確制定。可知「克食」雖在康熙朝晚期就開始轉化成「皇帝賞賜的御膳食品」，然直到雍正朝才有管理機構內務府，並由內管領、內副管領兩人負責。

不過，令人覺得奇怪的是，乾隆朝以後出版《大清會典》則未再見到有關監造克食的工作。而雍正朝原列「慶豐司」項下的監造克食，到乾隆朝則改列成「會計司」項下，位於瓜菜園

及監造醯醢之後，主要是「凡造辦餅餌，設造辦房二所。一以內管領分班輪直，監視造辦進御者；一以內管領一人，專司造辦供品。」¹⁰或許乾隆朝以後，已無專門單位負責監造克食；亦有可能克食種類限縮，較為偏重在菓餅類，而將其併入造辦房，成為內管領輪班負責的工作項目之一。如此看來，或許雍正相較於其他各朝，更為看重「克食」這項滿洲習俗。（圖 8）

從李衛謝恩摺看「克食」種類

既然從雍正朝以後，就由內務府來負責管理及派發克食事務，那麼雍正皇帝即位之後，究竟賞賜些什麼樣的克食給官員呢？據院藏硃批奏摺，從雍正元年正月就陸續有官員接到皇帝賞賜克食後上奏的謝恩摺。除了前面提到鄂爾泰之外，雍正元年四月初三日，山東巡撫黃炳（生卒年不詳，1722-1724 在職）在謝恩摺提到皇帝「頻頒克食，飫嘗上品於大庖；特賜烟

壺，親奉奇珍於聖手。迨陞辭回任，又蒙皇上賜臣奶餅，諭為歸途喫食。」¹¹ 視其內容，黃炳收到「克食」為宮廷御廚宴食，另有鼻煙壺及奶餅。不僅如此，身為黃炳之父的福建巡撫黃國材（?-1731）幾乎同一時間也收到來自雍正賞賜克食。由於黃國材曾在雍正元年新春正月進呈臺灣西瓜而廣為人知，沒料到雍正硃批指示：進五十個就好，其餘不必進呈，路遠徒費不中用。（圖9）不過黃國材在四月二十五日的謝恩摺，是以「恩賜內廷異味」來形容皇上恩賞的克食，而非天廚珍味。究竟是何種「內廷異味」，黃國材在奏摺裏倒沒明說。

相較之下，李衛奏摺裏提到的「克食」，可就多有根據了。自雍正五年開始，直到九年的連續五年（1727-1731）正月期間，李衛都會收到雍正頒賜的新年御膳克食。五年正月十七日李衛奏摺，收到「御書福字，並克食、貂皮、荷包、風羊到浙。」（〈奏謝恩賜風羊哈密瓜等物並繳硃批奏摺〉，故宮010743）以及二月十七日「克食風羊」（〈奏謝恩賜克食風羊並與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和衷共事〉，故宮010747）。這裏的「風羊」是將羊隻開膛清理內臟後，將羊隻放在通風處風乾而成的羊肉，可以保存較久。

六年正月十九日摺，收到雍正頒賜「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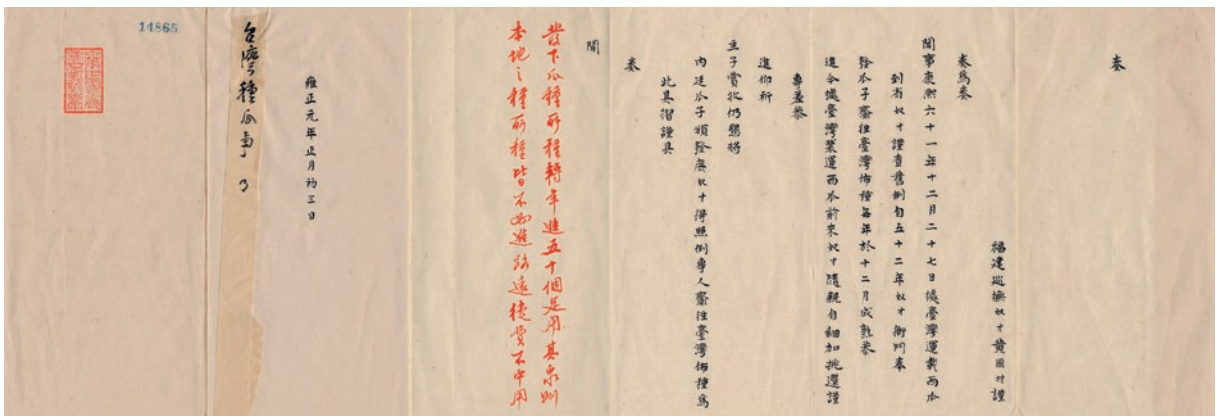


圖9 清 福建巡撫黃國材 〈奏進臺灣西瓜〉 雍正元年正月3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18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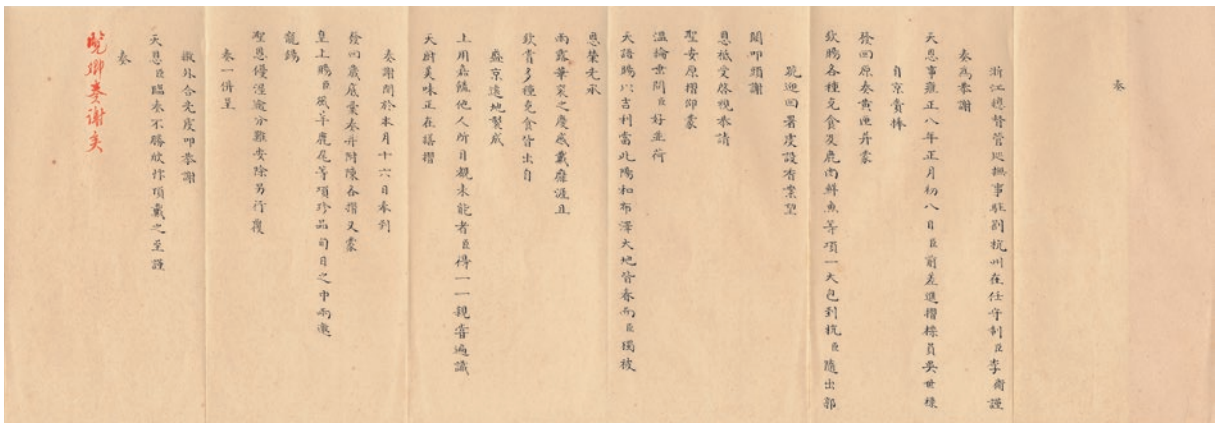


圖10 清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駐劄杭州李衛 〈奏謝恩賜克食等物摺〉 雍正八年正月17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17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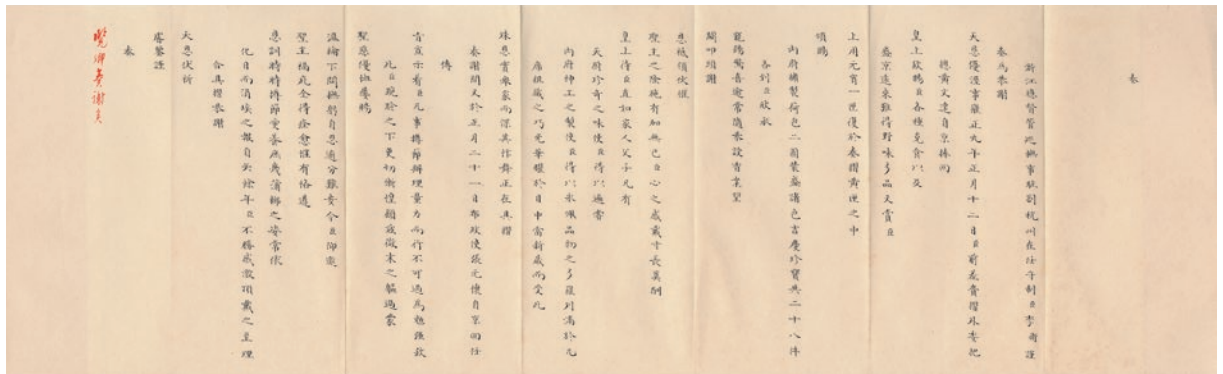


圖 11 清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駐劄杭州李衛 〈恭謝天恩欽賜克食以及野味珍品等物品〉 雍正 9 年 2 月 20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9230

福字一軸，黃緞對子荷包，克食珍品等物」（〈奏謝恩賜書福字摺〉，故宮 019276）李衛以「如入天廚而知味」來形容此項克食珍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摺子提到「蒙賞臣御書福字全副、大紅朝珠一匣、紫紹三十張、平安丸藥千粒，文雉、鹿肉、魯魚一包，皆外省罕靚佳物；黃匣中又有恩賞臣內府所製荷包一對；又於二十日蒙皇上頒賞克食元宵、哈密瓜。」（〈奏謝恩賜御書福字全副〉，故宮 019282）；八年正月十七日李衛摺中寫到：「正月初八日自京捧回蒙欽賜各種克食及鹿肉、鮮魚等項一大包到杭。……

且欽賞克食多種，皆出自盛京遠地製成上用嘉饈，他人所目睹未能者，臣得一一親嘗，遍識天廚美味。……本月十六日又蒙皇上賜臣風羊、鹿尾等項珍品。」（〈奏謝恩賜克食等物摺〉，故宮 017923）（圖 10）

到了九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二日，臣前差賚摺外委把總黃文達自京捧回皇上欽賜臣各種克食，以及盛京遠來難得野味多品，又賞臣上用元宵一匣。復於奏摺黃匣之中，頒賜內府繡製荷包二圓，裝盛諸色吉慶珍寶二十八件。」（〈恭謝天恩欽賜克食以及野味珍品等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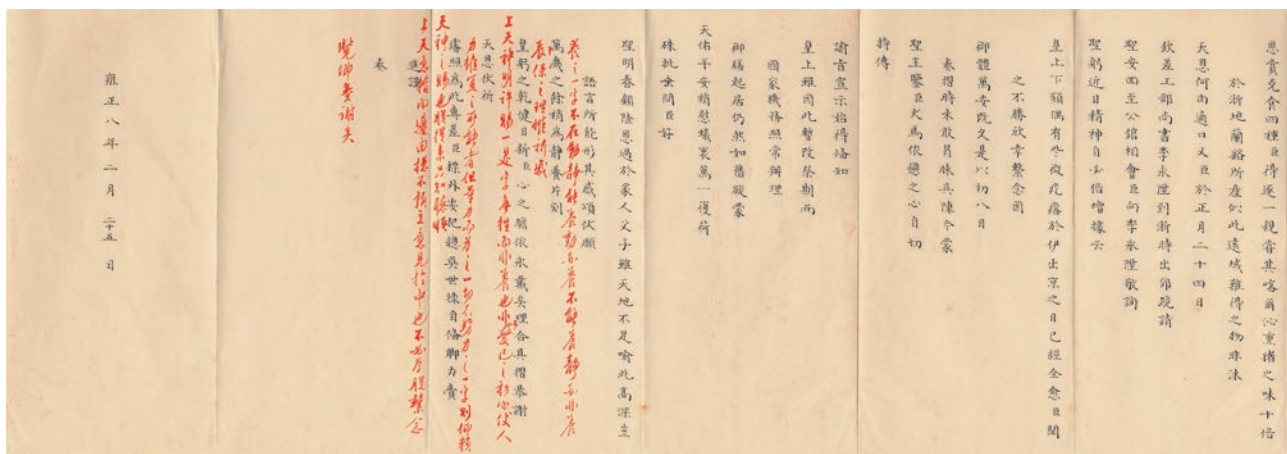


圖 12 清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駐劄杭州李衛 〈奏謝恩賜玉硯等物摺〉 雍正 8 年 2 月 25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0859
 硃批：1. 養之一字不在動靜。能養，動亦養；不能養，靜亦非養。養保之理，惟祈感上天神明許賜一。是字參性而非養也，非以愛己之私心，仗人力推算之所能者，但量力而為之，一切不努力之一字，則仰賴天神之賜也。朕從來只知聽順上天意指而遵由，總不預立意見於中也，不必為朕繫念。2. 覽卿奏謝矣。

故宮 019230) (圖 11) 李衛在摺中寫道：「皇上待臣直如家人父子，凡有天廚珍奇之味，使臣得以遍嘗；內府神工之製，使臣得以永佩。」顯然這裏提到的「天廚珍奇之味，使臣得以遍嘗」就是指各種克食，以及盛京遠來難得野味多品、元宵（元宵湯圓）等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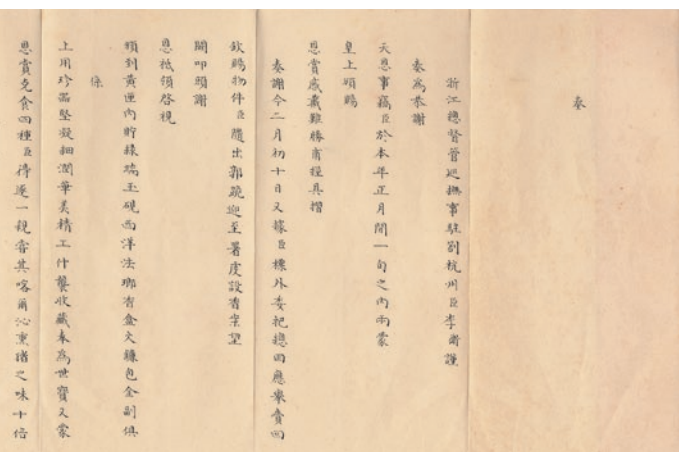
其後十到十二年的正月似未再見到賞給李衛克食的謝恩摺，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二日，李衛復蒙聖恩，又給皇帝上奏謝恩摺：「臣甫於新正十八日荷蒙皇上頒賜元宵；二十八日又據賚摺把總郎之才自京捧回欽賞臣御用上品克食一盒。」（〈奏謝恩賜克食摺〉，故宮 019466）接著又寫道：「伏念天廚玉食，人間難以倖邀。」顯見此處所稱「克食」與前面意思相同，皆指御膳食物而言。

除了新年賞野味、克食、元宵之外，遇上中秋節日，李衛也曾收到 2 次伴隨克食一同賞賜的月餅。分別是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奏摺提到「八月二十七日蒙皇上頒賞克食二匣，月餅一盒，羊脂八方，到浙之日，新鮮如常。九月十六日蒙皇上頒賞人參四觔，柿霜一匣。」（〈奏謝恩賜克食二匣〉，故宮 019280）；以及十二年

（1734）八月二十日「八月初八日，賚摺把總李文輝捧回御賜臣蜜浸鮮荔枝一瓶……又蒙皇上特賞臣克食各種、上品月餅一匣、白石榴棗葡萄一簍……又於中秋日，把總牛朝棟捧回欽賞御用鮮棗一簍。」（〈奏謝恩賜蜜浸鮮荔枝等物〉，故宮 019460）還有一次，李衛在八年九月六日謝恩摺中，雖未收到月餅，但也收到中秋應景的克食與鮮果。「八月初三日，荷蒙皇上恩賞御製屯絹二端到杭……九月初四日又據賚摺差弁田應舉自京捧回欽賞各種克食、中秋鮮菓五匣，尚方珍品，錫賚弘多。」（〈奏謝恩賜御製屯絹摺〉，故宮 017927）

除了上述節日賞克食之外，令李衛覺得大開眼界、讚賞不已的克食與野味，可能是他在八年二月及四月收到的「喀爾沁熏豬」了。根據他在二月二十五日謝恩摺：「啓視頒到黃匣內貯綠端玉硯、西洋法瑯香盒、火鑷包全副，俱係上用珍器，堅凝細潤、華美精工，什襲收藏，奉為世寶。又蒙恩賞克食四種，臣得逐一親嘗。其喀爾沁熏豬之味，十倍於浙地蘭谿所產，似此遠域難得之物，非沐天恩，何由適口。」（〈奏謝恩賜玉硯等物摺〉，故宮 010859）（圖 12）同年四月十五日，李衛又上謝恩摺，寫道：「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據臣差進摺外委把總田應舉自京賚捧皇上恩賞克食一盒併喀爾沁熏豬到杭。」對此，李衛又說「常蒙頒賜恩賞接踵而至，珍味不離於口。」（〈奏謝恩賜克食一盒摺〉，故宮 010871）這裏的喀爾沁熏豬是否真如李衛所稱的「珍味」，我們難以得知。然此物為蒙古進貢而來的貢品之一，則是可以確定的。¹²

從李衛謝恩摺提到的克食，以及伴隨克食一併賞賜的元宵湯圓、月餅、鮮菓、鮮魚、雉雞，或是風羊、鹿肉、鹿尾、喀爾沁熏豬等野味，有時也有尋常習見的酥餅、果乾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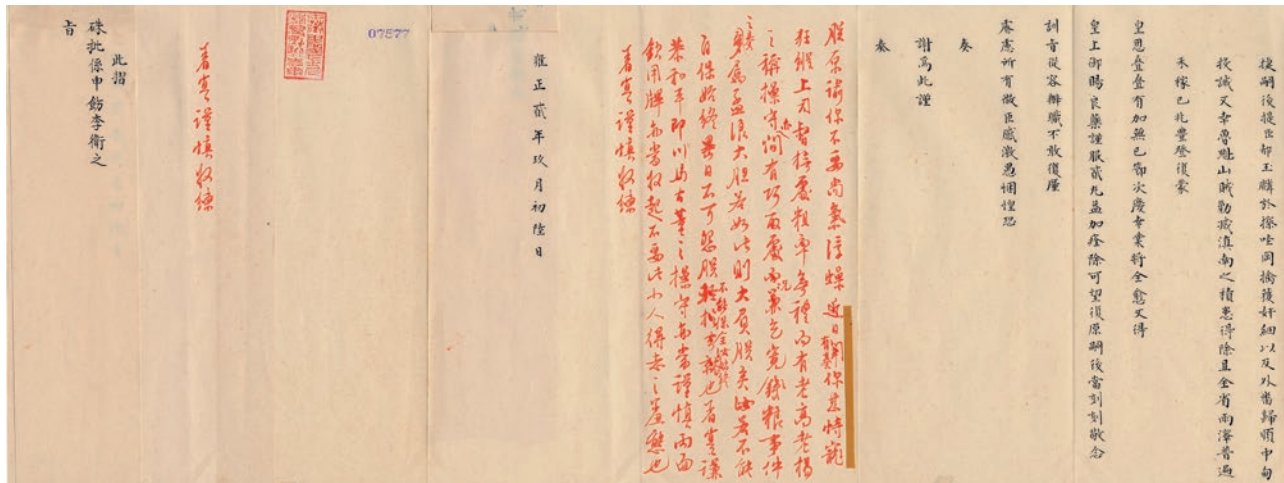


圖 13 清 雲南布政使兼管驛鹽道事李衛〈奏陳調養病體並謝賜良藥〉 雍正 2 年 9 月 6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0706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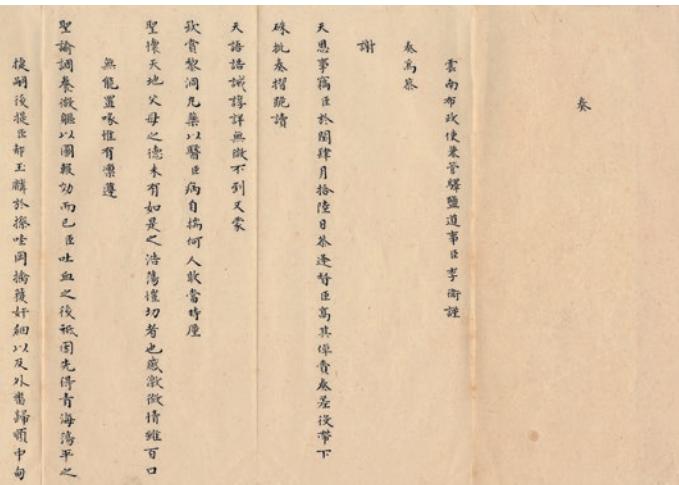
過往研究者對於「克食」詞彙定義，多以較為廣泛的「皇帝頒賜的恩澤」為其定義，而御膳或食物類都算在「克食」眾多品項之一。¹³然透過本文引用雍正朝的名臣鄂爾泰、黃炳、黃國材及李衛等人奏摺，筆者認為「克食」的定義，在康熙朝晚期已有轉化與限縮範圍，尤

其是雍正朝更為明確，都將「克食」認定為「皇帝頒賜的御膳（天廚珍味）」，這也是為什麼官員們上奏的謝恩摺，或官方書籍裏提到的「克食」都跟食物有關。

事實上，雍正皇帝在恩賞克食時，其實很在意官員們收到賞賜時的回饋。遇有表達感恩戴德者，若雍正內心也肯定此人的處事為人，

註釋：

1. 見洪健榮，清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陝西總督岳鍾琪奏〈奏報副將王剛生辰日期摺〉，收入《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 76。
2. （清）郝懿行著，《證俗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光緒十年刊本），卷 17。
3. 關於「克食」詞彙的定義，根據筆者目前所見，尚未有人可以明確地說出此詞彙定義從恩澤轉變至宮廷膳食的時間點。據董殊雅〈清代皇家賜克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碩士論文，2017）雖有分析皇家賜克食的詞義界定，係源自滿語「克什」而來，並指出內務府及光祿寺都有負責皇家賜克食的差事（頁 7-11）。然董氏論文中並未見到敘述為何極具滿族特色的「克什」初為皇帝賞賜臣下的一種方式，怎麼轉變成皇帝賞賜御膳的過程，只是提出克食的各種可能定義。另在許金水〈清初三帝賞賜文化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則未列出「克食」作為皇帝賞賜的項目，並在研究回顧中論及董殊雅論文時提到：「作者將克食定義在所有賞賜範疇，是有待商榷的問題，從眾多史料顯示，尤其是官員的謝恩摺，賞賜『食物』時才伴隨克食詞句出現。」（頁 8）顯然兩人對克食的定義並未取得共識，董氏未能釐清克食為何從滿語「克什」泛指所有賞賜，轉變成專指食物的御膳；許氏則直接捨棄「克食」詞彙，以各類食物名稱分列賞賜項目。
4. （清）福格著，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20-421。另外，有關赫世亨接待西洋傳教士多羅事蹟，詳見陳國棟，〈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1 期（2012 秋），頁 87-134。



你甚恃寵狂縱，上司督撫處粗率無禮，而有老高、老楊之稱，操守亦間有巧取處，況乞寬錢糧事件之奏，實屬孟浪大膽。若如此，則大負朕矣。汝若不能自保始終，異日不可怨朕不能保汝始終也。著寔（實）謙恭和平，即川馬古董之操守，亦當謹慎。兩面欽用牌亦當收起不要，此小人得志之羞態也。」最後結語「著實謹慎收練（欽）」（圖 13）

換言之，雍正從一開始元年肯定「李衛是一個出色好的」，到隔年斥責李衛不該恃寵放縱、使氣凌人。之後觀察李衛許久，視其在浙江巡撫任內工作績效與河工事蹟。直至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藉由李衛的謝賜克食摺，特地向他要來生辰八字。自此之後，連續九年（五年到十三年）至少多達 28 次的賞賜克食，顯見雍正對李衛不僅有了更多信任，更可能他也相信已把李衛這位眾人眼中粗率狂縱的「朽木」，調教成他眼中的「巧雕」了。

或有特定目的，便會趁此機會與下屬互為交心。以李衛為例，雍正即位之初，難道全然不知李衛在地方上的所做所為或聲名好壞嗎？他當然清楚，此事從雍正二年九月六日，雲南布政使李衛的奏事摺便可感受到雍正皇帝當時的氣憤之情。他在硃批裏毫不客氣的直接開罵：

朕原諭你不要尚氣浮躁。近日有奏，聞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6. (清) 鄂爾泰撰，鄂實、鄂容安、鄂弼整理，《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冊 91。
7. (清) 托津等奉敕纂修，《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清嘉慶年間刊本），卷 792，〈起居注〉，「典禮待班」。檢索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s://reurl.cc/WR755x>（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31 日）。
8. (清) 隆科多等奉敕纂修，《欽定大清會典·文職衙門四十八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年間刊本），卷 232，〈內務府七·慶豐司等·內管領〉，頁 21。檢索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2093251202#top>（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3 日）。
9. (清) 隆科多等奉敕纂修，《欽定大清會典·文職衙門四十八目》，卷 232，〈內務府七·慶豐司等·內管領〉，頁 20。
10. (清) 允祿等監修，《欽定大清會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卷 87，〈內務府·會計司〉，頁 21a-21b。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 212。
12. 詳何新華，《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58。
13. 侯皓之與董殊雅都認為克食定義應以滿文原意「恩澤」視之。侯皓之〈天子錫福——漫談盛清諸帝賜克食〉認為克食分成食品與物品兩種，並進一步補充說明：「清帝頒賜物品，均是恩澤，即使臣工謝恩摺未寫『克食』二字，但其概念、意義與祇領程序完全相同，仍為克食的範疇。」《歷史文物》，280 期（2016.11），頁 38。